張恨水全集

傲霜花

01010435499- 郑州大学图书馆

张恨水全集

长篇小说●第四十三卷●

傲霜花

郑州大学图书馆
2005 05
藏书
Qaz62/04

（晋）新登字2号

傲霜花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45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78-0747-7

I·725 定价：平装11.20元
精装13.50元

自　序

常有许多人问我，我生平写许多小说，有没有背景？我对于这种问话，是很难答复的。因为照理论说，小说的取径有三种，一是幻想人生，一是叙述人生，一是两种兼而有之的。我的小说，大概都是叙述人生，换句话说，就是不超现实。但叙述人生，不一定就是把社会上某一件事情，整个写出。而且社会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得像小说构造一样，那末有戏剧性。所以我写小说，只有像《虎贲万岁》那种为民族争光明的故事，我才尽量把握事实，当野史一般写。此外，我只是摄取人海里一种现象，构造出几个角色来扮演。你说书中人物指谁吧？也像张三，也像李四，仔细想来，也不像张三，也不像李四。可是若研究小说里的故事，却不少读者曾身历其境。因之我的小说，就很能让人疑问，这是指着谁？而我又绝对答复不出来是指着谁。

这部《傲霜花》，也就是上述的这种技术下产生的。当抗战年间，我住在重庆，我在报上，把教育界的困苦情形看多了。同时，我也和些教育界朋友来往。我自己靠一支笔为生，我已很苦，看看他们，比我更苦。我颇有意为他们的生活写一部小说。但究竟因为我自身不是教育界中人，没有深刻的体念，不能写得像样。而其间有些耳闻目见的事，实在

值得描写，又不愿意放弃，于是我就仅以我所知道的，摄取了一部分现象，来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原名《第二条路》，在重庆成都两处新民晚报刊同时发表。由三十二（1943）年夏季写起，写到三十四年胜利之后，我是随写随在报上发表。原意也许有点替教育界人士呼吁。但到书成之日，时变事迁，我这覆瓿之物，也就更失它的用意了。

这一年来，工作之余，我不断整理旧作，原因是上海出版家，需要我拿稿子出售。这部书原稿，在后方恶劣的印刷报纸上剪集下来，很难再交人排印。因此请人重新抄写一遍，再加标点，改正错字，竟费了半年的工夫，方才完事。我自己检阅一遍，那第二条路的命名，不怎样应合时代。就根据了书中主角的姓名，改为傲霜花。读完这书的人，也许感到这样取名，有点幽默性。但我自信，还是不失正义感的。

抗战时代的社会故事，实在太多了，这只是一角落里的一角落。若说现在给人看了，还会发生什么呼吁作用，那也等于大旱以后，再说防旱救灾的废话。不过拿去作为谈话资料，作一点抗战的小回忆，也许有千万分之一的存在价值。这就是这部书出版以前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　张恨水序于北平南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　序……1
第一章　化妆品展览会……1
第二章　此间乐……11
第三章　你有法子没有……22
第四章　救命要钱……33
第五章　这书卖定了……45
第六章　哪件“事大”……56
第七章　“薪”与“水”……68
第八章　两位老教授……80
第九章　菊残犹有傲霜枝……90
第十章　我四十不动心……101
第十一章　青眼与白眼……110
第十二章　读书人卖书……119
第十三章　意外之遇……129
第十四章　拉散车的……138
第十五章　山城之一夜……148
第十六章　先生馔……158
第十七章　新闻圈外的新闻……168
第十八章　醉了……178
第十九章　一乐也……188
第二十章　有所不为……198

第二十一章　饥来驱我学陶潜 ……208
第二十二章　冷眼所见 ……219
第二十三章　不速之客 ……229
第二十四章　先生将何之 ……239
第二十五章　老处女的转变 ……250
第二十六章　打牙祭 ……261
第二十七章　物伤其类 ……272
第二十八章　鸽子笼 ……283
第二十九章　也是最后一课 ……294
第三十章　苦恼的追逐 ……304
第三十一章　碰壁 ……315
第三十二章　忍俊不禁 ……325
第三十三章　两个约会 ……335
第三十四章　生活与臭味 ……345
第三十五章　此道中人 ……356
第三十六章　相对论 ……367
第三十七章　一座谈会 ……377
第三十八章　再试验一次 ……387
第三十九章　戏中人与戏外人 ……398
第四十章　一个对比 ……409
第四十一章　印象颇佳 ……420
第四十二章　冷和热 ……430
第四十三章　改正航线 ……441
第四十四章　见所见而来 ……452
第四十五章　隆情盛意 ……464
第四十六章　由同调到合伙 ……474
第四十七章　尽在不言中 ……483
第四十八章　各有千秋 ……494

第一章　化妆品展览会

时钟敲过了十二点，重庆的电灯，慢慢在商店街市上，休息下去。而过着夜生活的人家，电灯却开始在灿烂的亮起来。上半城某街某条巷，抵抗过多年的轰炸，零落着剩有一半人家。在一半的人家左右，至少落过一百枚大小炸弹。在某些秃立的土墙上，在那些台阶宛然的空地上，在那些丈余直径的土坑上，在那些折了腰的老树上，处处都留下了纪念。一堵砖墙，面对了一片瓦砾场，这上面用白粉涂了一块，写着盆大的黑字四行，是个很警惕的标语。它说："世世子孙，勿忘此血海冤仇。"

瓦砾场这边，有一所西式楼房，窗户里放出了雪亮的灯光，映在这墙上，可以将这个标语很清楚地告诉了夜行人。可是这楼房上的主人，却根本未对这标语加以注意，也许是开眼就看见了这遍地的炸弹伤痕，有些被刺激得麻木了。这楼上的主人，是个中年以上的下江妇人，她拥有半个楼面，共是四间房。在重庆找房子，等于买奖券，而图得巨奖。在今日一家住有这多房子，那是个上等的享受。而况她家人也不多，共是一男三女。但这位女主人，犹是感到房子不足。譬如今夜家中有个小小的聚会，在她女儿卧室前面的屋里，招待来宾。那里是餐厅，书房，工作室，客厅，兼四者之用的。假如把这个楼面完全都租了过来，那就够分配了。她在这前面屋子里，预备招待客人的时候，她就有这样的感想。她正在

整理着一套细瓷的茶杯，将洗脸盆舀着水洗干净了，放进墙角边的玻璃橱子里去。剩下的这盆水，放在桌上，高声喊着杨嫂。

一个年轻的女用人，走来了，她穿着新阴丹布的罩衫，长长的头发，后梢卷了个云钩。她虽不带孝，在鬓上插个淡蓝绒绳的小蝴蝶。在手上，还戴了个金戒指。据许多人说，她很像街口上那个小学里的级任教员。因之她一切都模仿她，而且胜过了她。例如身上这件罩衫，那级任是八成旧的，而她是全新的。那戒指，级任是订婚的，不过一钱重，而她这只就粗大得多，有一钱五分重。她随着一般人的喊法，称女主人叫王老太。她道："王老太，那碗口蘑烧青菜，要不要放些味精？"王老太道："我们请的这几位客人，天天是大鱼大肉吃惯了，他们要吃一点真正的家常口味。若加了味精，又不是家常口味了。把这盆水拿出去倒了。"杨嫂笑道："向来没有看到王老太这样烦神请客，茶杯子都要自己来洗。"王老太笑道："你知道什么？你们吃惯了人家的，用惯了人家的，自己不拿钱买东西，丢了一样，摔了一样，无所谓。这细瓷茶杯，不用说现在值多少钱，跑遍了重庆，也买不到，我们还是由汉口带来的呢。所以我平时不拿出来用，为的是打碎了一只，就少一只。"杨嫂笑道："那为啥子今天又拿出来用哩？"王老太笑道："你怎么这样聪明！为什么今天我们又买许多菜请客呢？快去把水倒了，将茶泡来，十点钟了，大小姐快回来了。"

杨嫂去倒水，王老太也就开着房门出来，伏在栏干上向巷子里张望了一下。就在这时，一阵咯咯的皮鞋声，两只手电筒的亮光，在巷子里四处照耀着。她听了那群来人中，南

腔北调，是有了许多不同籍贯的人在走着。她不用得考虑，知道是她的女儿王玉莲回来了。立刻叫着道："杨嫂，去开门，小姐回来了。"

说话的时候，楼下的电灯亮着，一群人上了楼来，第一便是这王玉莲小姐了。她笑着走进房来，两手便去翻着海勃绒大衣的领襟，口里连说道："热死了，热死了。"她长圆的脸儿，一对大眼睛，簇拥了很长的睫毛。据捧她的人说，就她这一点，很有些像美国明星美呢。王老太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儿，也可以说是非常畏敬这个女儿。见小姐脱了大衣，向旁边椅子上一丢，便立刻拾起来抱在怀里。笑道："我的小姐，现在这样一件大衣要十万元法币呢。你竟是这样的乱丢！"随在王小姐后面，进来三位西装朋友，一个小胡子首先进了门，他笑道："那要什么紧，王小姐还在乎吗？我想用不了白唱一星期的戏吧？"王老太笑着点头道："请坐，请坐。杨嫂快泡茶来。"她吩咐着杨嫂，却有一个穿黑棉袍的人，头发梳得溜光，手上提了一个大白布包袱进来，笑道："王老太，给您行头，让我来张罗。"他倒说的是一口好流利的北平话。王老太将大衣和包袱一齐拿到里面屋子里去，回身出来，又向三位西装朋友叫了一声请坐。因为他们正脱着大衣，一面还站着看墙上悬的画片脸谱之类呢。那个穿黑布袍子的男人，却在屋子里开始倒茶。王老太向他道："老刘，你怎么不早些回来？你也可以帮着料理料理。"老刘道："今天戏散得晚了大半个钟头，柴先生到后台来，又叫我一路走。"王老太向那个小胡子而又白胖的人笑道："柴先生，一切多承你帮忙。"他笑道："老太，你不要这样客气，我是个晚辈，你就叫我柴子进罢。玉莲就叫我子

进，我也叫她玉莲。这样，我们也免得过于生疏似的。”说着大家围了屋子中间一张方桌子坐了。

杨嫂在那悬下来的雪亮电灯泡下，正向那白桌布上放着淡绿色的玻璃干果碟子。玉莲在碟子里拿了一只纸包糖果起来吃着，将手在桌上挥了挥道：“大家都饿了，我们就吃饭罢。老张老李一定赞成。”穿西装的里面一个黑胖少年笑道：“提起吃，我张品三向来不示弱的，何况王小姐家里的食品，又是格外考究的。”另一个瘦子，尖削的脸上，有几个微麻点。唯其这样，他像女人一样，终年断不了擦雪花膏。他的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却是带着充分的刁滑样子。他笑道：“你张品三会吃白食，我李广四也不弱。”柴子进指了他笑道：“你不看你吃得这张嘴都瘦起来了？”王老太已是亲自来检开桌上的茶点，笑道：“三位何必说这样话？就怕是请不到，若是肯光顾的话，天天来吃一顿便饭，都可以。”玉莲接着道：“我们家的饭，要到晚上十一点钟，为了我们一餐饭，还要把人家的肚子饿干来呢。”她说着话，也来帮同检理桌子。三位佳宾就一齐站到桌子旁边来。

这位李广四先生闪开得远一点，站在通到里屋的房门口来，不免探头向门里张望了一下。笑着哟了一声道：“王小姐的梳妆台上，要开化妆品展览会了！”柴子进也就过去伸头看了一看，笑道：“既然是展览会，可以让我参观一下吗？”王老太笑道：“你要提到化妆品，我们这位那是非常之有兴趣的，三位可以到她屋子里去看看。她唱戏拿的几个钱包银，都让收买化妆品花光了。”柴子进巴不得一声，就一脚踏进里面屋子里来。这屋子被褥糊得雪白，里面一张乳白漆的木架床，白色滚紫红宽边的床单上，叠着一床水红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和一床深绿的绣花被，分外的鲜艳夺目。而况一盏垂着琉璃穗子的电灯罩，照得全屋通亮。左边一架穿衣镜的衣橱门关着的。此外便是陈列化妆品的家具了。右边是一架梳妆台，整个的台面上，都是方圆大小的玻璃瓶子与料器瓶子。每一种瓶子，都是成双的，镜子照着每一种瓶子，又变成四项。这梳妆台旁边，立着个小小的玻璃橱子，隔了玻璃，可以看到里面三层格板，放满了花红叶绿的大小纸盒。盒子上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远看去犹如装了一橱子玩具。这窗户边，有一张半副抽屉的小书桌，但上面放的不是文具，也陈列的是化妆品。这桌上的化妆品，与梳妆台上和玻璃橱子里装的，有点两样。乃是粉盒，雪花膏盒，胭脂膏盒，香水瓶，生发水瓶，甚至小的口红管子之类，都每一个牌子一组，分了若干组，放在这桌上。为了这组瓶子盒子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因此有列成梅花形的，有列成四等边形的，有列成三角形的，化妆品本来就是装潢美丽的，桌子上这样摆列着，更是好看。柴子进笑道："这样摆化妆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小姐不愧是艺术家。"玉莲因这三位来宾都走进了她的屋子，她也就笑嘻嘻地跟了进来。问道："三位觉得怎么样？"李广四拍了手道："洋洋大观，洋洋大观！"柴子进向她望着道："王小姐，我要问一句外行话了，这些个化妆品，你足足可用十年以上吧？到十年以后，也许这些东西已不摩登，你买了这样多干什么？"玉莲笑道："别人问我这话，我可以原谅他不懂，你柴经理不应该说这话吧？我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买许多洋钉子放在乡下公馆里去呢？张品三说，有一次你就在昆明运来了十桶。那些个洋钉子，恐怕你可以用五百年。"柴子进

哈哈大笑道："原来玉莲也是打算做生意，开化妆品铺子。"玉莲笑道："开化妆品铺子虽不见得，可是囤积一些也不坏，你看我桌子正中这一套化装品，共是八样，前年买来的时候，不过二百多块钱，现在呢？你出一万块钱，我也不卖，若把这二百多块钱放在什么银行里，可以得到这么些个利钱？"张品三笑道："一个作小姐的人，也会讲这些生意经？"玉莲道："你以为你们那套生意经，有什么天大的学问哩，只是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不肯干罢了。若是大家都干的话，全国的人，都成了投机商人，那末，你张先生也休想穿这漂亮的西装，更休想……"说到这里微微的一笑。张品三向柴子进伸了一伸舌头。柴子进笑道："王小姐本来就说的不错，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打听行市，跑公路，赶飞机，请客开包袱，如此而已。"玉莲笑道："子进，我常听到你们说，开包袱，这是一句什么行话？"柴子进笑道："你在重庆市上住了这样久，难道这句话你还不知道吗？这句话，一切的人都用的着，也并不是什么投机商人的行话呀。简单的说罢，就是送黑礼。"

玉莲还正要问，王老太在隔壁屋子里叫道："来喝酒罢，你又不作买进卖出的生意，一个当小姐的人，打听这些生意行话做什么？"老刘也挤着向前把头伸到屋子里，连点了两下，笑道："请罢，菜都送上桌了。"玉莲听说，于是将三位来宾让到前面桌子上来坐着。柴子进坐下，看看桌上摆的碟子，两手互相搓了几下，笑道："办这样好的菜！"原来这桌子上，都是在馆子里极不容易吃着的菜，乃是一碟醉虾，一碟醉蟹，一碟熏鲫鱼，一碟板鸭，一碟宣腿，一碟香芹虾米拌五香豆腐干丝。李广四拿起筷子来，先夹了一只

醉虾在嘴里咀嚼着，笑道："好久没有吃到这样菜了，哪里找的？"王老太坐在旁边椅子上吸纸烟，笑道："这是三位口福好，今天有人由成都带来的，只可惜小一点。"张品三又伸了一伸舌头，笑道："天理良心，在重庆吃到新鲜虾子，已是叫人无话可说了，我们还敢嫌小呢。这六个下酒的碟子，就是这么样样精美，这以下的菜，我几乎不好猜了。"柴子进笑道："你看到桌上的，又提到了人家厨房里去了。"玉莲拿了一把瓜式的小锡壶，就向各人面前的高脚玻璃杯子里斟着酒，笑道："喝罢，反正既请了三位来了，家常小菜，总要弄两样的。"柴子进道："这就够谢谢的了。"说着拿了酒杯子向旁坐的王老太举了一举。李广四也回转头来道："你老人家怎么也不来吃一点？"王老太笑道："你看我们家，统共只有母女两个人，每日倒要吃五六顿饭。我娘儿两个，很难在一处吃的。玉莲非睡到十一二点不能起床，我一个起早的人，能等着她吗？她两三点吃饭，我是不能和她一块儿吃，四五点钟，她就出去了。晚饭，又是我一个人吃。无论她在外面吃不吃晚饭，到了晚上，由戏馆里回来，我总是要和她作一点吃的。你看，还不是五六顿吗？"李广四道："大小姐那是职业关系，不能不这样。我想她不见得愿意这样子吃吧？"说着他望了下手的王玉莲微微的笑着。她点了点头笑道："李先生，你猜着了，请你介绍我到那家公司里去当一个女职员罢，我真是不愿吃这项戏饭。"说到这里，老刘捧了一只大瓷盆子到桌上来，里面是火腿海参炖肥鸭。柴子进左手拿汤匙，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大块海参，放到面前酱油碟子里来，然后笑向她道："我们三个人，这点面子都有，准可以介绍王小姐到公司里去当一名职

员。只是有一层，那薪水实在是有限的。要想吃喝这一类的好菜，那非得中奖不可。”张品三道：“你这还说远了，老实的说，得来一个月的薪水，还买不到王小姐桌上的一盒上等香粉呢。”玉莲摇摇头道：“我不信，我看那些女职员，也一样的用化妆品，难道那不是拿钱买的吗？”柴子进将筷子头指了李广四道：“这个问题，他能够回答。”玉莲便笑嘻嘻的望了他道：“你说，那是什么原故？”李广四道：“我既不是女职员，我也没有太太作女职员，我怎么会知道？”张品三在他的对面，笑着作了一个鬼脸，因道：“你焉知你未来的太太，不就出在女职员里面吗？”李广四望了他笑道：“你这叫瞎说。”这时，柴子进将筷子汤匙放下，两手扶了桌沿，作了一个很郑重的样子，向李广四道：“老李，你说玉莲这个化妆品展览会，值不值得小姐们参观？”李广四道：“当然值得参观一番。”柴子进道：“那么，你可以引了吕小姐来参观一下。”李广四笑道：“这哪里谈得上？王小姐家里也不是随便可以让人参观的。”玉莲点着头笑道：“我明白了，李先生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呢？我的化妆品展览会，自然是个笑话，可是重庆上买不到的牌子，我这里很有些，参考参考也是有趣的。有的人喜欢收邮票，有的人喜欢收纸烟盒子里的画牌子，他们都喜欢拿给人家看的。我收买化妆品，也是这一样的玩意，我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参观呢？我这样在屋子里摆着，就是为了让人来参观的。今天晚上来参观的这三位来宾，绝对是外行，看不出什么兴趣，有时遇到了知己的小姐们，她们看得很感兴趣。我在一面说明来源，自己也极是高兴。可惜在这重庆市上，还没有遇到同好，要不然，倒可以比赛比赛。”张品三正要将舌头一伸，他立刻

觉得这习惯不好，自己止住了，只是微微的张一下口。因道："这个嗜好，除了名角儿王小姐，哪个玩得起？"玉莲摇摇头道："这话不然，要有嗜好，就不问什么玩得起玩不起。人家玩邮票的，花几万元买一张邮票，还平常的不得了呢。"柴子进向张李二人道："可惜我们今天才知道玉莲有这样一个嗜好，若是早一年已知道，我们正不断的跑仰光，那可以搜罗许多好的化妆品来送她。"玉莲笑道："你们虽不能跑仰光了，印度飞来的东西，你们还可以得着。假如你们愿送我一些东西的话，我断定你们还可以送。"柴子进点点头道：要说绝对不能到手，那自然是假话。但是我免不了托人又托人，容易把事忘记了。最好你写张字条给我，要买什么牌子的，我把这张条子交给朋友，让人家照样子在印度去买。"玉莲望了他道："你这话是真的？"柴子进笑道："我们什么时候敢拿话骗你？"玉莲笑道："好的，你明天下午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一张单子，你不要吓倒。说是单子，也不过两三样罢了，不会要你带一吨或半吨来。"柴子进道："我若有那个力量，能在印度飞整吨的货进口来，我不但不吓，还高兴的不得了呢。你既开单子，你就开张单子给我罢。为什么还要等明天？"玉莲道："这有点原故，这些英文牌子的名字，我写不来，还要请一位老师。"说到这里，老刘正向桌上大碗的上着菜。王老太坐在一旁，只管张罗了大家吃菜，大家就把这话柄打断。

饭后，王老太熬了很好的一壶普洱茶请客，以助消化。虽然有这样很好的普洱茶以助消化，无奈是他们究竟吃喝得太醉饱了，反是感到有些懒洋洋的，不愿走路。各人斜了身子闷坐在外边屋子里抽烟喝茶，都没有去意。柴子进又不便

白赖在这里，以致显出了无聊，因笑道："玉莲，让我们还参观你那化妆品展览会罢。我们多看看样品，或者可以照样子和你去找。"张品三摇摇头笑道："你这话很外行，王小姐要收罗的化妆品，以她不曾收到的为目的物。你去参观她的样品，还不是照样子再买一份，那就不足为奇了。"玉莲笑道："这话也不尽然，有几种牌子的东西，我只收到一两样，那是很珍贵的。假使再能补充一点，那也好，你们来看。"说着她先走到那里边房门口，回转手来招了两招。大家随着她这一招手，二次又来参观这展览会。

玉莲对于这样的来宾，始终是欢迎的，便挑选了几样珍品放在桌子上，有的是香粉，有的是粉膏，有的是唇膏，有的是胭脂。指了笑道："假使这化妆品你们能一样给我配上一份，我也就很满意了。"柴子进听说，轮流拿起几项来看，那上面除了美丽的装潢，只有很少的一两行英文字，有的字母都拚音不上，也许是法文。便放到桌上，摇摇头道："这倒很难去托人买，我说不上是什么牌子，又不能拿一个样品给人家去看，教人家由哪里着手呢？"玉莲笑道："我说让我明天开张单子，你又不信。"柴子进道："我哪里有这个经验呢，大概你请教的这位老师，也是一个老内行吧？"玉莲笑道："你正猜在反面，人家是一位胡子半白的老教授，他不但认得英德法三国文字，问起什么事来，他也懂得。我拿着样品去，他自开得出单子来。不过我每次去，我有点不好意思。"玉莲笑着，正要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但是她眼光向这三位富商身上的西装一扫，她只有摇摇头把这话忍下去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